

先父晉祿公生平事略

◆ 陳清香

先父陳公晉祿府君，生於日治大正九年，西元一九二零年，卒於民國九十五年，西元二零零六年，享年八十七。

先父誕生的地方，是當時地方行政規劃為台北州海山郡中和庄三百二番地的陳家大宅，此地在前清時代行政規劃屬淡水管內港擺接堡廣福庄，日治前期屬台北廳擺接堡外員山庄，今屬台北縣中和市中山路三段六十三巷。陳家大宅是陳家先祖於前清時代自福建漳州渡海來台墾拓時所建基業。

陳氏歷代先祖定居廣福莊後，於耕讀之餘，又長於木作工藝，自十五世井泉公以下，傳十六世應倫公、應彬公均精於此藝。時當清末日治之際，應倫公參與板橋林本源祖厝、第宅與林家花園的館舍木作工程。應彬公承襲兄長技藝，又加以運用設計長才，終而承包建造全台大小寺廟，在當時被譽為台灣首席大木匠師。其後子孫繼承衣鉢，如十七世明財公，從事木作家具的製作，如十八世福成公、福坤公考入工業技術學校就讀，習得西洋建築手法。

先父晉祿公系屬十九世，六歲時，入板橋公學校，畢業後又入高等科就讀，由於自幼生長在充滿木作工藝的環境中，耳濡目染，對於建築設計、砌蓋屋宇、裝潢家具等，自是耳熟能詳。因此一九三六年順利考入開南工商學校建築科就讀，三年後以優異的成績畢業。

先父畢業後，先在私人的旭建築師事務所工作，一年後又轉而赴任公賣局，繼而於一九四二年順利就職建物株氏會社，該會社是日治時代北部最大的建設公司，到處承包建築設計兼施工工程。先父任職營繕科，年輕有為，工作認真，深得長官信任。任職期間，曾經外調遠赴台南主持部分修建機場兵營工程。大戰末期又北調圓山海軍施設部參與開鑿隧道工程，直到日本戰敗投降後幾年，先父繼續任職建物株氏會社且升任營繕科科長。居家也早經遷離員山，而住進後火車站附近的會社員工宿舍。

民國三十七年，先父正式離開朝九晚五的上班生活，獨資創立了福晉營造廠，開始承包各項工程。數十年間，在台營建大小工程無數，如板橋四汴頭紡織廠工程、北投十棟民間住宅、土城四層商業大樓等等，而替公家如彰化商業銀行、台北合會公司（即今台北中小企業銀行）等機構承包修繕改建工程，更是不計其數。

自從遷離那揉雜著自家血汗、埋藏著六年歡笑的重慶南路三層樓房後，遷居兩次，終於民國四十七年，舉家遷入屬於自己的松江路房舍。當時公寓大廈尚未落成，全家共有十一口全都暫住臨時工寮，每日食衣住擠在小小空間，雖然迫促，卻可親眼目睹家父每日督工建屋的過程，或紮鐵筋，或搭鷹架，或釘模板，或搬運水泥、或壘疊磚塊等，一吋一吋的砌牆、立柱、架樑、打鋼筋水泥天花板等，如此一層一層的終於將大廈砌建起來。在那建築技術尚未全面機械化的年代，混水泥沙土、灌漿、抹地板頂版等，在烈日下，在寒風中，處處都須仰仗人工雙手雙肩，砌建屋舍，其艱苦可知。

家父為人篤實誠懇，每次造屋，從設計到施工，不拘工程大小，或公共建築，或

私人第宅，其隔間布局架構，所選用材料多寡，工期長短的計算，一定先運籌帷幄，作周詳的計畫，且有繪圖藍本，一切符合建築力學原理，施工時招請工人按部就班，並時而傳授技法，決不偷工減料，並依循建築法規行事，故所建屋舍大廈，堅固耐用，美觀大方，贏得大家一致的讚美。

先父是家中長男，自幼即獲曾祖明財公的寵愛，當曾祖在世時，每天由員山徒步到台北大稻埕的六館街上班，晚上又徒步二小時返家，住宿於土地公廟附近的田寮仔。先父生為長孫，每日必陪伴祖父入睡，當地離開陳家大宅全部族人的住處有一段距離。當筆者誕生時，為慶祝多添一代，曾祖還破例，以八十高齡，運用其巧手，選定好木料，一斧一鑿，一刨一鋸的獨自製作了一座嬰兒車，全車共有八十一個接榫，沒用一根洋釘，嬰兒車外觀精巧，幾個姊妹在襁褓時期都坐過此車，全家人都非常讚嘆感激。

先父自從二十四歲與先母結褵以來，共撫育子女七人，因懷念曾祖父明財公重視子弟教育的愛心，鼓勵兒女上學，將姐妹盡心栽培至獲博碩士學位，且留學歐美者。曾祖父的時代，全村沒有幾個人上學識字的，曾祖卻能以有限的收入，供給祖父福成公、叔祖父福坤公就讀到當時已屬高學歷的工商專科學校。到先父先母的時代，是不拘男女，同權上學的。記得三、四十年前，大學或中學聯合入學考試錄取率低於百分之三十的時代，家中只要有人考取公立學校，先父必大事慶賀一番，視為無上的光榮，是他老人家辛苦工作的代價。如今看到鄰里親友間失學的子弟，愈加感戴先父的培育之恩。

此種重視兒女子弟教育的心意，更及於第三代，先父不但兄弟姊妹的畢業典禮都到場觀禮，連孫女兒的畢業典禮，也不錯過，如那一年小女景欣在台灣大學的體育館舉行畢業典禮，老人家在觀禮之外，還和一家人興致勃勃的走完整個台大校區，以示慶祝。

先父在學校畢業後，即扛起家中重責，家中的叔叔舅姑的就學或生活問題，都要照料，親戚事業不順，常無條件作經濟上的資助。而自家的孩子一個個出生，從撫育栽培，點點滴滴，數十年如一日。女兒長大了，又一個個出閣結婚，女兒另築新居，無論新舊坪數大小，老人家莫不用盡心思代為設計裝潢，至今姊妹幾處居家裝潢，都遺有家父細緻的手藝設計。筆者學佛，也曾經將佛理和先父討論。先父對於居家中的佛龕，也特別用心設計，至

今面對娘家和姐妹家中佛堂陳設，都似乎依稀的讀到了先父的設計圖稿。封面、封底、插圖所示，即先父生前所設計並督工製作的各式佛龕。

民國八十七年十月底，先父忽然身體不適，家人緊急送醫，醫生診斷為中風，在醫院調治了四個星期後，返家修養。從此之後，先父便開始戒除吸煙、喝酒、打麻將等，從事營造廠包工時的習性，那是積四五十年來的舊習性，明知不是好習性，卻是多年來戒除不掉者，如今一下子戒掉了。飲食方面，也由葷食改成素食，由於這樣的改變，先父那嚴重的中風病體，便暫時穩定下來，而且，面上的黑癍黑痣也逐漸脫落，面相也轉為更柔和更慈祥。

雖然身體一天一天衰老，但有外籍傭人照顧，每日也能起床在客廳小坐，一度曾

想寫字，寫《心經》，但以疲倦而作罷。清明掃墓時，還搭車到祖墳祭拜，二〇〇四年文山教育基金會舉辦台灣淨土藝術創作展時，家父還搭車前往參觀。每年生日時，還能外出和兒女享用素食祝壽餐宴，日子在平實中，度過了最後的八九年。

去年十二月，不幸再度中風，住院時，醫生檢查出患肺癌已是末期，家人為了讓老人家走得自在，將老人家接回家，七個兄弟姊妹，共同發願每日在家裡的佛堂前，念佛作課，持續四十九天。而期滿之後，家人對於念佛作課已覺不能中斷，再繼續到第三天，老人家雖喘得厲害，卻得以全程參與念佛。想不到這成了最後的一次！第二天中午再送入台大醫院，下午六時十分便捨報，移送助念室，蒙蓮友助念二十四小時（台大助念室助念十二小時，再移靈六德淨苑繼續助念十二小時）。入殮時，顏色和悅，身軀柔軟，深信生西。先父遺體荼毘後，亦獲舍利無數，是諸蓮友虔誠助念功德所感應。

綜觀先父一生，懷著高度工藝的天分巧思，及建築力學的精密技術，以砌造樓房、裝潢室內，服務大眾。在劬勞困苦中，努力維持家計，雖常自奉所得微薄，卻能資助親戚朋友，秉持寧人負我，我不負人的慈悲處世哲學。凡是認識老人家者，莫不深深懷念之、景仰之。

先父一生雖未明言學佛，而所言所行，卻無不符合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般若的大乘菩薩道精神，何況兒女子婿，泰半是正擔負著釋迦如來的家業，也正是先父的精神家業。

三月十一日上午八時半告別式，辱蒙慧炬雜誌社、出版社、慧炬佛學會、台中佛教蓮社聯體機構、台北淨盧念佛會、台北市立東山高中、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華梵大學、法鼓山中華佛學研究所、覺風佛教藝術文化基金會、台北市立啟聰學校、開南商工校友會、華南銀行同仁等數十個公祭團體前來弔祭，佛光山住持心培法師更頒賜挽帳。公祭之前三日，又承蒙集集鎮國寺住持廣心法師率出家徒眾七、八人，專程親赴靈堂向先父說法致意，真是因緣殊勝，盛情感人，而致贈花籃、花盆、奠儀者更有國立空大校長、李祖源建築師、許育鳴建築師等四十幾個單位團體，筆者由衷的感戴。v